

乡土之上的生命原色

——读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甩鞭》

吴雪琼^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中文系,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甩鞭》通过“原生态”的叙事, 展现了山西太行山区乡民们生活的残酷与 艰窘。淳朴的乡村风俗描写以及对隐含在乡村风俗背后的人性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揭示, 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甩鞭; 原生态; 乡村风俗; 人性; 命运

在当代文坛的女性作家中, 葛水平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她的写作游离于时尚潮流之外, 把视角转向蛮荒落后的山西农村, 对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底层人民的悲剧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关注与同情, 对乡土中国的历史与经验进行了真诚而热切地抒写。质朴的文风, 丰润的情感, 大气而苍凉的意象, 从容自如的笔调使葛水平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中篇小说《甩鞭》是葛水平的处女作, 也是代表作。作家凭借着自己对乡村生活的切身体验, 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质朴新奇的“乡村风俗画”, 同时也揭示了隐含在这幅乡村风俗画背后的人性意义和生命意义。

—

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与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密切相关。而“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出生地, 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人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 从他刚刚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 便感染他, 日积月累, 遂形成他最初的、也是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乡土依恋, 表现为悠悠的乡情、乡思, 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1] 葛水平, 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大山深处黄土崖下的一个土窑洞里。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使她了解了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同时也给她的童年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当她到城市定居, 用现代生存意识去

重新审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时, 她首先将目光投向曾经深深眷恋过的乡村。对故土家园深深的依恋形成了葛水平抒写故乡的人和事的强大动力。她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充满浓郁的地域色彩的故土风情, 我们总被她字里行间流露的乡村情结深深感染。

普列汉诺夫在论及托尔斯泰关于自然的描写时曾经说过: “自然在我们的伟大的艺术家的笔下不是被描写出来的, 而是活着的。有时候自然甚至是故事中的角色之一。”^[2] 葛水平小说中的自然亦是如此, 自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风景存在, 而且作为一种被赋予了性格的重要角色存在, 它渗透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与对人生的理解。《甩鞭》中季节性的词语在文中频繁出现, 小说正是通过季节的转换以及对季节的特殊感受来展开主人公王引兰的生命历程。王引兰是从晋王城李府中逃出来的丫头, 随着救命恩人麻五来到了窑庄, 这个偏僻而荒凉的地方牵动了她童年的记忆, 这记忆里散发着淡淡的油菜花香, 如同一个美丽而朦胧的梦“笼罩在她眼前的喜气如同贴在她前额的往事, 让她想起童年时的老财娶妾。从春天油菜花田里穿过的花轿忽闪闪的, 忽闪起了她一个梦想: 长大了也坐了花轿穿过油菜花嫁人去”。^[3] 当怀揣着些许兴奋与不安的王引兰坐在花轿上, 被骑在马背上让喜悦冲昏头脑的麻五引着走过那片油菜花田时, 现实中的她似乎看到了生命的春天。麻五为了满足爱妻的心愿, 买下了自家对面的山坡地, 种上了几十亩的油菜。“忽然一

① 收稿日期: 2008-05-07

作者简介: 吴雪琼, 女,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中文系教师,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夜,油菜花开了,满坡耀眼的黄亮,花香把她拂闹得轻灵舒缓,差不多堵塞了对春天的其他想像”。^[3]可幸福是短暂的,春天终究不属于王引兰。“王引兰希望秋天来得慢一些,然而季节是一件不容抗拒的事,心碎的温情转眼就要离去了。王引兰明白秋天的到来意味着什么,然而等不得王引兰多想,一切就结束了”。^[3]这种宿命和无奈,这种曲终人散、人走茶凉后的孤寂,是王引兰不可抗拒的,她只能独自默默承受,她的生命也是在季节交替的感触中慢慢消逝的。

甩鞭,是太行山区的一种风俗,是一种敲响冻土,迎接春天的仪式。窑庄的人每到过年的时候都要甩鞭,乡民们在震天动地的鞭声里祈福,求得一年的好收成。王引兰对鞭声异常敏感,“仿佛来自浩渺天宇惊雷般的鞭声,竟让王引兰的灵魂战栗了”。^[3]鞭声牵动了王引兰对爹爹生前的记忆,使她想起了爹爹敲响冻土,召唤春天的鼓声,想起了她失去双亲的情景,她感觉到鞭声已经嵌入了她的生命。“甩鞭”对王引兰来说,并非仅仅是民俗意义上的仪式,而是她对未来的梦想,是她心灵的慰藉。甩鞭迎来的本应是春天,是希望,而在王引兰的生命里却没有春天,没有希望,她的一生都是伴随着冬天与失望走过的。麻五说吃了明火烤的饺子能点亮心灯,王引兰吃了明火烤的饺子,可她的心灯尚未完全点燃便熄灭。

春天,油菜花,甩鞭,年夜饭,守岁,明火烤的饺子,这些都在王引兰的生命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承载了她的梦想与希望,成了她悲苦人生中一抹浪漫而凄美的色彩。小说中淳朴的大自然和浓郁的乡村风俗描写,为故事的展开营造出了一中富有诗意的艺术氛围。

二

人性是个敏感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作品如果不能正视并表现人性,是很难达到所谓的深刻的。金庸先生曾说过:“整个文学的发展就是对人性的探讨。从文学的出生到现在,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探讨人的性格,描摹人的情绪,研究人的内心。”^[4]对于一个执着于乡土写作的作家,葛水平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看她所生存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既不苛刻地批判,也不主观地加以诗性包装,这使她作品中的乡土之人更加原生态,而这

种原生态抒写中又贯穿着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葛水平写人性并非有意张扬人性的“善”或者夸大人性的“恶”,而是以一种冷静地眼光去审视她笔下的人物,对于人性的阐释大多是通过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命运进行的,是一种本色的叙述。《甩鞭》中男人并非是海明威笔下打不败的“硬汉”,女人也不是夏洛蒂·勃朗特笔下敢于反抗命运,追求幸福的简爱。他们不再是观念符号的演绎者,而是真实、鲜活的原始人性的呈现者。

王引兰和倪六英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女性形象。同为女人,她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倪六英是典型的旧式妇女,她全心全意伺候丈夫,对丈夫惟命是从,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对这样一个依附于男人而完全失去自我的女人,我们在同情之余不免为其感到莫名的悲哀。王引兰的人生虽然也是以悲剧收场,但她就如同暗淡夜空里的一颗流星,虽然生命短暂,却留下刹那芳华。如果王引兰也是个软弱而任由天命,胆小而毫无主见的女人,或许根本就不会逃出李府,更不会遭遇生命中既令其心动又因之心碎的三个男人了。在麻五和李三有相继蹊跷死去之后,王引兰的种种举动都表明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她带着要和麻五葬在一起的棺材嫁到李家,后来却用这口的棺材下葬了李三有。“她的决定有一种不争的气度,她懂得人处于世间时,情分的重要”。^[3]王引兰这个美丽、善良、多情的女子,她身上具有传统女性的柔顺美,但正是这样一个隐忍活着的弱女子,在遭受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她仍然能顽强地活下去,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美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真善美的身边必定会有假恶丑相伴。“情”与“欲”是人性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它们在文学中成为对人性和自由意志的肯定。葛水平不仅塑造了一个柔顺而坚韧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因情欲失控而导致人性扭曲的男性形象。被麻五用两张羊皮换来的长工铁孩儿,对王引兰的美貌觊觎已久,他苦苦地等着麻五兑现承诺,把王引兰送给他,可等来的只是一次次的失望。每当他听到麻五和王引兰行云雨之事时,饱受着情欲煎熬的他只有和母羊发生关系。畸形的性爱必然导致畸形的心理。于是,他在斗地主的时候,用极其残忍龌龊的方式结束了麻五的生命。麻五死后,王引兰嫁给了李三有,李三有也被铁孩用激将法引入了死亡的悬崖。铁孩虽然用极端的行为打败了两个男人,夺得了王引兰,可罪大恶极的他,最终还是惨死在王引兰的刀下。为了一

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是,事后他还可以如此的不动声色,如此的理所当然。由此可见,情欲的失控,本能的驱使足以令一个男人疯狂。作者塑造铁孩儿这个形象并非张扬人性中的“恶”,而是希望通过这一形象反映初民原始欲望宣泄的本真形态,从而达到一种人性的深度。

三

命运的话题古老而又深奥。外在的生存环境常以命运的形式左右着人,从而造成了人的困境。在葛水平看来,导致人物悲剧性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是变化莫测的命运力量。她似乎是一个宿命主义者,认为人的命运有个局限,人是不能超越的。同时,她又是乐观的人,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并试图尝试与命运作一搏击。于是,命运在葛水平这种矛盾思想的引导下,他的小说中产生出了对命运既抵触同时又顺应的人物形象。

个人无法掌握的命运对人的理想与价值进行了无情的摧毁,从而导致人的自我迷失,生出悲观的宿命论意识。试想,当一个人被命运逼入死胡同,当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之时,此刻也只能将人的命运视为天意。王引兰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在经历两度丧夫之后,被村里人说“命带克星”,她也自认为自己的命不好。许多时候,人的悲剧并非出自“天意”,而是出自“人为”。我们要探析王引兰的悲剧背后的根源,就不得不将她自身的传统思想观念与人的占有欲和情欲联系起来。

幼年就经历过人生磨难的王引兰总是期待着一个“生命的春天”,命运却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将麻五送到了她的身边,让她仿佛看到了春天的希望,但老天不久就将麻五收走了。麻五死后她带着棺材嫁到李家,“到末了我要回来窑庄和麻五合葬的”。^[3]跟了李三有后,她就不在想甩鞭、火盆、油菜花了,而只想安安分分地做一个普通的农妇,好好跟三有过日子。我们不难看出,在王引兰的灵魂深处积淀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对丈夫的忠诚守节,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思想支撑着她顽强地活下去。当得知麻五和李三有的死因真相后,她以一种惊人的胆量和勇气杀死了铁孩,用自己的生命为丈夫报了仇。在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王引兰只有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实现对命运的抗

争,虽然有些无奈,但无比辉煌。

人的占有欲和情欲,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但人们却无法从根本上操纵它们。几个男人情欲的膨胀,对美的占有,对美的争夺,把王引兰一次又一次推入生命的绝境。王引兰的美貌使得几个男人都想将她占为己有,这些男人都因情欲的膨胀而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李府老爷表现出来的是下流无耻,麻五表现出的是虚伪自私,李三有则表现出委琐懦弱。最为典型的是铁孩,他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但在长时间对王引兰企图占有却不得的情况下,人性发生扭曲,做出惨无人道之事。自古红颜美人多薄命,在男性的占有和争夺中,王引兰这样的美人是痛苦的,是无助的,她只能父权社会的权利与欲望之网中挣扎,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铁孩的悲剧命运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着他自身的因素。麻五的确是欺骗了他,耽误了他的青春,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成年男性的人性需求。然而他却加之以十倍甚至百倍的疯狂,以一种践踏人格的方式去报复。他为了弥补多年来因性欲的压抑所受的折磨,为了实现把王引兰据为己有的理想,做出了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他的复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但作者对铁孩这种改变命运的种种错误做法是极力批判的。改变命运诚然无可厚非,但手段未免太残忍了。这不仅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使他的人性扭曲,最终使他的人生以悲剧收场。

《甩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描绘乡土生命原色的画卷,我们随着作者一同在乡土风情的记忆里沉沦。那些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男男女女,用最真实最原始的方式演绎着他们的生命悲歌。作品深刻触及了乡村生活的本质,揭示了最原始的人性,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带有一种对生命毁灭的同情与惋惜,这充分体现作者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何西来,谈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J].小说评论,1996(6).
- [2]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15
- [3] 葛水平.甩鞭[J].名作欣赏,2006(11).
- [4] 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9

(责任编辑:黄声波)